

文 學 叢 刊

天 陽 豔

曹 禺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豔陽天

電影劇本

有版權

定價七元五角

豔陽天

曹禺作

吳文行人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四八號
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十六集
共六十冊

古屋 伍子胥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小事 金鑲子

王西彥 長篇
馮至 中篇
張天翼 中篇
靳以 中篇
梅林 短篇
劉北汜 短篇
巴金 短篇
李廣田 短篇

星雨集 切夢刀
落帆集 心字
南德的暮秋 大馬戲團
豔陽天 詩四十首

陳敬容 散文
李健吾 散文
唐璜 散文
盧劍波 散文
蕭乾 報告
師陀 戲劇
曹禺 戲劇
杜運燮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人物表

陰兆時律師……………	卽『陰魂不散』
陰董修……………	他的姪女，新聞記者。
陰太太……………	陰兆時的妻。
魏卓平……………	惠仁孤兒院院長。
馮弼卿……………	卽『馬屁精』
周秉望……………	醫生，陰董修的朋友。
金煥吾……………	富商。
楊大……………	金煥吾的親信。
姚『三錯』……………	陰宋樓上的婦人。

「員外」……………姚三錯的丈夫

翹 翹……………孤兒，女，五歲。

小牛牛……………孤兒，男，五歲。

小眼睛……………孤兒，女，六歲。

老 熊……………三輪車夫。

胡駝子……………金煥吾的保鏢。

保姆。

楊大的同夥們。

三輪車夫們。

孤兒們。

殯儀館的人們。

送紙錢孝衣的人們。

第一本

「律師就管到我頭上來啦！」

秋天的深夜，某大城住宅區一條寂靜的馬路，路旁木葉未脫，交織着黑黝黝的樹影，稀疏街燈的燈光冷漠地洒在路中，兩旁的樓房多半都隱隱在黑暗裏。這時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從昏濛濛的路口拐出一輛三輪車，車子空空的沒有乘客，也不見踏車的人，在這冷落僻靜的路上像一個能誕的魅影詭怪地向前移動。緩緩地在靠近一座鐵門前的街燈下，車子緊貼人行道停住，車夫老熊（一個憨厚老實而有血性的年青人）坐在腳踏板上，車座上放着兩小捆木柴。他勾着頭向車下探望了一下，站起身把圍在脖子上的舊毛衣扔在車上，蹲着收拾脫落了的車鏈。

他很快地就把鏈條搭好，剛要站起來，忽然一隻粗大的手掌拍在他的肩，他驚恐地回頭，看見戴着黑黝黝的胡駝子（富商金煥吾的保鏢）向他猙獰地盯視。

胡（伸出手幾乎碰着老熊的臉，奸笑）巧啦！

熊（想不到，望望道旁鐵門）駝子，你住這兒？

胡（沒搭理他）錢呢？

熊（從腰帶上打開一個舊皮包給他看，空空的。）

胡（抓住熊的肩）那一半你還不給！（伸手要摸傢伙。）

熊（也迅速從桌上抽出一根不柴，氣勢汹汹瞪着他。）

一個蒼啞的聲音（低促地）駝子別吵！

胡（回頭望。）

〔樹葉遮住路燈，昏暗的鐵欄門口巴着一張醜老頭的臉。〕

醜老頭（森嚴地）別吵！老爺還在這兒會客呢。

胡（轉過頭，對老熊）滾，明天早晨說，（使勁推了一把桌子）推走！

熊（咬緊牙，放回柴棍，騎上車路走。）

〔樹影下，胡駝子在鐵門前的人行道上來回巡行，他抬頭向上望，停住腳步。〕

〔鐵門裏的大樓也黑漆漆的，只有二樓角落上的一扇窗子由窗簾縫射出一道燈光。〕

〔二樓角上這間屋子，是富商金煥吾接見熟朋友和親信的小客廳，陳設相當考究，深色暗花牆壁，厚

重的絲絨窗簾低垂着，除了屋中間一套皮沙發，靠窗放的書桌，以及幾把椅子之外，都是些紅木紫檀傢具，雕花的半圓桌，條台矮桌等。近門旁一個大落地收音機，靠收音機的牆上掛着一個大時鐘。長沙發後面立着一個紅木鑲彩色露山石樓台人物的屏風。地毯幾乎鋪滿了全屋，走起路來沒有一點聲音，壁爐架上放着幾件銅器，其它台子上也都放着一些古董和花瓶。牆上掛着的也是和屏風的花色一樣的紅木掛屏。屋于當中的電燈沒有捨開，只有站燈台燈和門邊的壁燈開着，放出不耀眼的光，因此上半截屋頂和角落都是暗暗的。

〔沙發前矮案上有香煙煙具和三杯蓋碗茶。〕

〔金煥吾——一個富商，曾經在敵偽時期任過要職，勝利後就隱姓埋名做著大規模的國貨生意，手下還有一些當年的親信爪牙，那種惡劣的潛勢力多少還有一部份存在，不過改變了方式依然時常施展他們的餘威。他是一個非常利害的人物，中等身材，有點胖，厚厚的眼皮下垂着，形成一對三角眼，掩藏着冷峻的目光。穿長袍西裝褲，腳上尖頭皮鞋擦得光可鑑人。他靠在單人沙發裏，兩隻腳架在一隻棉凳上。〕

〔楊大——金煥吾的親信，根底粗野，不學無術，生性暴戾冷酷，配合著他的武斷和狠辣，顯出辦某些

事務既能幹又迅速，因此得到金煥吾的賞識與信任。瘦高個兒，長臉。黧黑的細眉毛，壓着一雙突出的金魚眼，看起來又雅又呆板，態度驕橫。穿長袍。他坐在暗處一張椅子上。

〔馬弼卿〕——外號「馬屁股」，三十三歲，一個窮書生出身，為人苛薄刻小，沒有品格，對國涼倒更驅使他走上無聊卑下的道路。善拍捧，各處攪混，最近由楊大介紹給金煥吾辦事。天生一付俏薄瘦小的外形，黃黃的眼珠時常是飄浮不定的。他穿著一件有些敗色的綢夾袍，孤另另地正襟危坐在那張大皮沙發當中，顯得渺小萎縮。

〔收音機正放着蘇州彈詞，聲音很低。〕

金
〔金煥吾簡稱，從沙發上坐直，清了清嗓子，兩腳從棉凳放到地上，移一移姿勢，像要說話的樣子。〕

馬
〔馬弼卿簡稱，注視着金，欠起身來，又望望楊大。〕

楊
〔楊大簡稱，端坐不動，皺着臉，向前直望着。〕

馬
〔又坐正。〕

金（望着收音機，有點不耐煩。）關上。

馬（立刻要站起過去關。）

楊（同時，慢騰騰地走過去關上。）

馬（見楊去關，自己又坐下，望着金。）

〔鐘聲滴達，馬和楊大沉悶地望着金煥吾。〕

〔電話鈴響。〕

〔隨着電話鈴聲，我們看見一間鉛皮頂破敝的貨棚裏，層層疊疊堆滿了一個一個的紗包和木貨箱，棚頂木架上懸着兩盞鐵罩電燈，只開着一盞。燈光昏黃，在貨與貨之間空曠的牆壁上按着一架老式的電話，電話下靠牆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有一張貨單和一支鉛筆。〕

〔棚中站着兩個衣着考究，商人模樣，帶點流氓氣的男人，一個穿着式樣時髦筆挺的西裝，一個穿中裝，皮鞋。〕

〔穿中裝的男人正站在小桌前，兩手支在桌沿上看著貨單。穿西裝的男人在打電話。中裝男人看看貨單，又望著西裝男人打電話。〕

西裝男人（恭謹地）是金先生嗎？是，貨都弄妥了，這個地方恐怕是不能久攔，最好早——哦——哦——就等您找着放貨的地方——

（小客廳裏。）

金（站在寫字樓邊接電話）是啊，正在講，就在這幾天，嗯，（掛上電話坐回沙發上向楊）楊大！那孤兒院確實地點好？

楊（站在收音機前）不惹眼，四週圍都是些小家小戶的。

馬（熱衷地）並且靠碼頭又近。

金（很快地瞥了馬一眼，又對楊）那麼我們無論如何把這孤兒院買下來，（低沉地）用甚麼方法都成。

楊 是。（決斷地）能在三天以內最好。

馬 （諛媚）是。那院長倒是好說話。

楊 （冷酷地）他不好說話也得成。

馬 是啊！不好說話也得成。（慫恿地）您放心，這事好辦，（又看看楊）就是那個姓陰的搗蛋，專門多管閑事。

金 （抬身拿烟）哪個姓陰的？

馬 （連忙過來從身上摸出洋火。）

金 （已經拿過几上的自來火點着了烟。）

馬 他是個律師。

金 （不經意地擦亮了自來火，又弄熄丟在几上）律師就管到我頭上來啦。

馬 （陪笑）就是啊！

（鐘敲一下。）

馬

（同時回頭望鐘。）

楊

（打一個呵欠。）

金

（望馬一眼，馬回望一下）金先生，我們走了吧？
（點點頭）好，你們走吧。

（馬拿起身邊沙發上的帽子，放在楊前，向金鞠躬。）

金

（金微微欠身，他們轉身走了兩步，馬不覺回頭又向金深深鞠躬，金點點頭，他回身向門走。）
（欠起身來）啊！馬先生，還沒請教你台甫。

馬

（趕過來）馬，馬弼卿，（又彎腰）金先生您多栽培。（向後退，楊立門前開門，

二人望金。）

金

（皺眉沉思。）

（馬退，楊隨在後面輕輕把門關上。）

（他們退出客廳門外，馬弼卿滿臉感激知遇的表情，楊大冷冷地望著他，搖首示意下樓。）

馬（對楊低聲讚嘆）真是個人物啊！

楊（低聲輕蔑地）走吧。

馬（還沉浸在方才的情景裏。走了兩步忽然回身）噯呀。

楊（低聲）甚麼？

馬（急急）帽子，我的帽子。

楊（從馬手上搶過帽子給他蓋在頭上。）

馬（赧然）謝謝，謝謝。

楊（晚視，由身上掏出皮包，取出一張本票，遞給馬）噫，這是金先生給你的。

馬（喜出望外，猶疑着接下來）啊！我的祖宗爹！兩千——

楊（倨傲地）萬！

馬（將本票珍重地收在懷裏。）

〔馬、楊二人下樓走到院中，院中黑幽幽的，只有鐵門外的路燈隔着樹葉投進一點光影。〕

楊 (低沉地) 馬屁精，明天到孤兒院談房子，別又叫『陰魂不散』給壞了事。

馬 (得意忘形) 『陰魂不散？』哼，瞧我的。

(醜老頭鏗朗一聲拉開鐵門上的小門，馬先逡巡走出，楊大隨後。)

原书空白